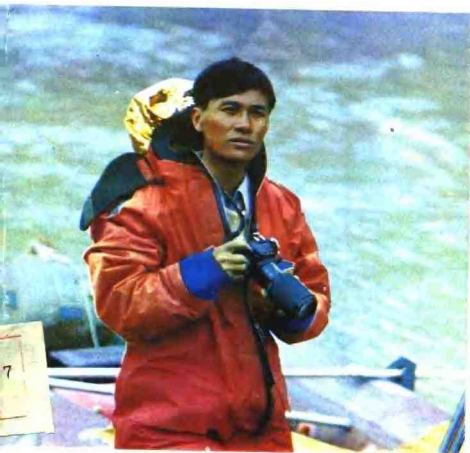


長江第一漂



广建 陈祖能 马龙骥

(电视连续剧)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长 江 第 一 漂

广 述 陈新继 马龙骥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 峨眉)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4

字数: 100千字 印数: 1—15000册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478·1 定价: 0.80元



纪念尧茂书同志首漂长江
遇难一周年



一九八五年春節茂書成功地試漂了金沙江虎跳峽



尧文和尧杰在长江源头进发途中，夜宿岗龙堡
巴高山草甸



万里长江源头——格拉丹冬雪峰下的姜古迪如冰川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在漂长江的壮士尧茂书，把国旗、西南交通大学校旗和全国五所交通大学校旗会徽等插放在长江露头

长 江 第 一 漂

人 物 表

严 迪	男	29 岁	大学摄影员
千芳蓝	女	28 岁	大学摄影员 (严迪妻)
陈 平	男	40 岁	商店经理 (个体户)
郑达理	男	28 岁	刊物记者
孙教授	男	60 岁	大学教授
黄科长	男	50 岁	某科科长
蒋士义	男	47 岁	副校长
谭书记	男	52 岁	校长兼党委书记
严 雪	女	35 岁	工厂统计员 (严迪姐)
严 混	男	37 岁	医生 (严迪三哥)
严 成	男	53 岁	工人 (严迪大哥)
严 元	男	48 岁	船员 (严迪二哥)
妮 妮	女	12 岁	小学生 (严雪之女)
刘翠慧	女	33 岁	护士 (严混妻)
强 强	男	10 岁	小学生 (严混之子)
张 亮	男	24 岁	大学职员 (暗房工作)
小 赵	男	22 岁	大学职员
泽 朗	男	30 岁	藏族汽车驾驶员
贡 嘎	男	50 岁	藏族区委书记
司求加布	男	35 岁	藏族牧民

长江是我国的江河，探险活动应该走在外国人的前面。虽说万里长江激流探险是很艰巨的，将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中国人无论如何要争取在全世界第一次漂流长江，如果中国的长江首先由外国人来漂，这是个耻辱！

我是有信心漂完长江的，但是万一我在漂流中失败了，我相信我的事业也会由中国人来完成的。

——尧茂书

尧茂书同志驾着“龙的传人”号橡皮船，经过三十七天的英勇搏斗，在漂完了万里长江上游的纳钦曲、沱沱河、通天河和金沙江上游的一部分，行程一千三百公里之后，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金沙江通珈峡不幸翻船落水遇难。

尧茂书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那种爱国——探索——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长 江 第 一 漂

(电视连续剧)

宁静的江水，缓缓地流淌。庄重。

两岸，是肥田沃土，禾苗茁壮。

巍巍群山、陡壁悬崖，江水在这里变成了一条丝带。

峡谷中，江面上升起一层薄雾，借着气流的托扶在水面上冉冉随风悠荡，似薄纱，给江水和峡谷罩上了一层神奇美妙般的感觉。仿佛使这充满了生命的世界，得到阵阵爽爽的抚藉。

峡谷中，丛丛碧绿的小草，沾着湿漉漉的露珠，颗颗晶莹剔透。

苍松翠柏，虬龙般的枝干，刚劲。

透现出字幕：

深沉的画外音：“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忘记普拉多赛场上那阵阵扣人心弦的枪声。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徐徐升起的时候，当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全世界的时候，有多少炎黄子孙为它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因为赛场上的枪声终于击碎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留下的耻辱！

也许，我们同样没有忘记，我们国家的珠穆朗玛峰，在欧洲却被称为埃弗列斯峰。

如果象征母亲的河流——长江，也象珠穆朗玛峰那样，第一个由外国人来征服，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将作何感想？！难道，偌大个国家和民族，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在我们祖国土地上流淌了千百万年的华夏大江中漂流！难道，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我们这一代，就真的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永难磨灭的耻辱！

我们所要叙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平缓的江水转过了一座大山，霎然间改变了它那温驯的模样，象只烈马，奔腾咆哮，难以勒羁。它时而撞击在坚实的岩石上，激起几米高的浪花，时而，一泻而落，跌下几十米深的河道中，发出巨大的轰鸣，掀起涌涌的激浪。

浪花中飞溅出：

长 江 第 一 漂

第 一 集

大渡河

正值汛期，江水滚滚、浊浪滔滔。微微露在江心水面中的一块块黑色礁石，在激浪中时隐时没，如同一支支潜伏在江底中的利刃，随时准备刺穿撞击到它上面的船只。

江水受到暗礁的阻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随水漂来的浮物，到了这如同龙口般的旋涡中，顿时被卷入江底。

狂风肆虐，更助长了江中惊涛骇浪，发出阵阵呼啸。

远远地，江水中忽然出现一只桔红色的橡皮船，在急流中犹如一支离弦之箭，直泄而下。蓦地，它被恶浪高高举起，霎时间又被重重地摔入深深的浪谷之中。

江水无情地将它全部吞没。

它却又腾地从浪谷中跃起，灌满了江水的船仓，直向外溢。

橡皮船内，坐着一位身穿救生衣的三十多岁青年。他浑身透湿，一摇头，甩去头发和脸上滴滴着的水珠，目光刚毅，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它，和恶浪奋力拼搏，毫无惧色。

他非常熟练地躲过了一块礁石，接着，又顺利地 from 旋涡旁冲过。

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严迪。

岸旁，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姑娘胸前挂着照相机，跟着江中的橡皮船在飞跑。她文静漂亮，短短的发式和一双明澈如同水晶般的大眼里，蕴藏着迷人的青春魅力，窈窕的身体，在狂风中如同一枝弱柳，似乎随时都会被风卷入滔滔翻腾的江水中，令人担忧。

姑娘的眼里，是焦急，是恐惧，又是希冀和祝愿。她眼一眨也不眨地紧紧盯着江中的橡皮船，似乎害怕转瞬之间，便会再也看不见他。

脚下，是坎坷不平的泥路，她噤地摔到，忙爬起来，再向前奔。

浪再一次将橡皮船高高地举起……

姑娘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刚想呼喊，慌忙止住，生怕自己的失措会影响江中他的注意力。

浪峰重重地又跌了下去，橡皮船再一次从水面上消失。

姑娘的心也如同刀戳一般，两只纤秀的手，紧紧地捏成了拳头，护在胸前，却又显得是那样地孱弱无力。

橡皮船再一次从水里钻出，姑娘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又是一个浪峰扑来，猛地将它推向礁石，“砰！”地，严迪从船里弹出，跌入水中，被恶浪吞噬。

“迪……”姑娘惊骇地痛喊着，克制不住的泪水顿时涌出，她承受不住地跌倒在江岸边。

严迪从恶浪中钻出，奋力向岸边游来。

流泪的姑娘喜出望外，忙爬起，向他呼喊。忽然，想起了胸前挂的照相机，举起，对准游过来的严迪，按动了快门。

她是严迪的爱人于芳蓝。

峨眉山下，某大学校址

傍晚，巍峨雄伟的峨眉山沐浴在一片玫瑰色的晚霞中，显得更加绮丽。

一幢幢的教学大楼和宿舍大楼，星罗棋布在起伏的一个个小山坡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给沉静的峨眉山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浑身泥垢的严迪和于芳蓝向学校走来。妻子为他拿着救生衣。

一对好奇的目光。

一对不屑的目光。

一对热情的目光。

一对鄙夷的目光。

远处，一位六十岁左右，举止装束都让人看出，他是位很

有学问的老人。老人默默地看着严迪和干芳蓝，是敬佩，也是感叹。他是孙教授。

一个挂着高级照相机的青年也默默地看着他俩，立刻又嫉妒般地向着几个青年议论着，那是严迪的同事张亮。

严迪家

简陋的居室，可以看出主人平常生活的俭朴。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又显出主人的富有和充足。墙壁上，挂着一幅幅主人自己拍摄的作品。有些，是人们在《中国摄影》等大型刊物上见过面的《解冻》、《心算》、《珍珠滩瀑布》……

书桌上，还放着一个满带着甜蜜笑容的瓷娃娃，黑黑的眼珠，白胖的身子，光着个屁股，格外逗人喜爱。在它的旁边，则是一摞子书籍和剪辑的资料。

严迪赤膊伏在书桌上，一边颇有兴趣地翻阅着那些资料，一边让芳蓝将药酒倒在肩上为他按摩。那是块被礁石撞得青紫的部位。

芳蓝心痛地目光，似乎想说什么。

严迪的目光落在那个瓷胖娃娃上，幸福地笑了，他拿起它，喜爱地看着。

严迪：“要是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小男孩，该有多好。”

芳蓝不语，那句似乎憋在肚里的话，欲言又止。

严迪有所察觉，回过头看着芳蓝，笑了：“怎么，还为我担心，不高兴？”

芳蓝有意避开他的目光。

严迪：“实际上，我是完全可以避开那块礁石的，只要把浆用力向边上再划点，抗住那股浪的冲力，就可以绕过去。

我有意让它撞在礁石上，是想锻炼自己落水后的应急能力。”

芳蓝痛苦地：“迪……难道你就非要……漂长江么！”

严迪还是那副笑：“当然。”

芳蓝眼里噙着泪：“不是我阻拦你，迪，太危险了……我们才结婚……”

严迪宽慰地：“放心，没有足够的准备，我是不会漂长江的。”又挑逗地一笑：“我还想着抱个大胖儿子呢！”

芳蓝也被他逗得哧地笑了起来。

严迪将面前的一本书递给芳蓝：“看，这是国外漂流家们设计的橡皮船，我打算再这样把它加固。”他提笔画给芳蓝看。

芳蓝：“这样的船上哪买呢？”

严迪：“早打听好了，重庆一家工厂可以定做，关键是钱，这样一只橡皮船，一千五百块钱别人都不愿意做。”

芳蓝惊得瞪大了眼睛：“可我们只有七百多元……”

严迪深深地叹了口气，茫然地：“先不管它，也许，最近还有些稿费寄来，郑达理来信，说他们的刊物上要刊登我的两幅作品。”转头歉疚地看着芳蓝，轻轻地将她的手握住：“只是你跟我……怪艰苦的。”

芳蓝的目光变得温柔。

严迪：“有几个教师要出国讲学，需要峨眉山的风光照片，明天，我打算和陈平去金顶照几天相，你在家抓紧时间把今天拍的那卷彩卷冲印出来，我回来好分析试漂的情况。”

芳蓝点头。

峨眉金顶

晨曦微露，如絮的白云在山腰间滚滚翻腾。蓦然间，云

海里射出万道霞光，使云海顿时变得一片火红。

金顶观日出的游客们发出了一阵惊叹。几十部照相机几乎是在同时，摄下了这个镜头。

云海更加明亮，露出了一轮通红的太阳。

一位四十多岁，身体瘦弱的中年人在太阳跃出云海的那一瞬间里，按动了快门。不难看出，他才是真正的行家。

他是严迪的挚友陈平。

一位五十多岁，华侨装束的老人也举起照相机，拍下那一瞬间。他似乎还想在这里单独留个影，找寻着帮他拍照的人。

严迪端着相机，也在非常仔细地选择着角度。

老人向陈平走去。

严迪拍完之后，也向他步去。

暗房内

芳蓝正在那里非常细心地操作着……

门外，挂照相机的张亮在向别人悄悄嘀咕着什么，似乎在商量。

下山的路上

严迪和陈平边走边谈，十分投机。

陈平：“看来，你是下决心非去漂流长江不可啦。”

严迪：“当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

陈平感叹地：“可惜，要是我能年青个十来岁，也和你一起去漂！”又非常关心地：“我听说，金沙江的虎跳峡水急峡深，光是上下的落差，就有一百多米哇，你到了那里又怎么办？”

身后，跟着下山的那位老华侨听着他两的对话，心头不

禁一动。

某科 科长办公室

“砰！”地，一只手将那卷底片狠狠摔在桌上。

一张愤怒的面孔正怒冲冲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于芳蓝，似乎她犯下了弥天大罪。他是严迪和芳蓝的直接领导——黄科长。

门外，冒出一张幸灾乐祸的面孔。

黄科长：“自己说吧，该怎么处理！”

芳蓝胆怯地看着他，不敢说话。

黄科长拍着桌子：“这是第几次了？嗯，用国家的照相机和胶卷，用国家给你们的一切方便，就这样公开地干起了私活！象话么！”

芳蓝低下了头。

黄科长：“知道同事们都是怎样说你们的吗？用公家的设备，为自己牟取私利！”

门外，那张面孔得意地笑了。

黄科长：“还利用上班的时间，夫妇俩到大渡河上划橡皮船玩，有没有这事！”

芳蓝抬起惶恐的目光，欲辩解。黄科长断然地一摆手，制止了她。

黄科长：“还要去漂长江！是不是！不好好工作，一天到晚尽胡思乱想！回去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是体育学院，他的工作是摄影，不是竞技！再不好好工作，我就处分他！”

芳蓝委屈而又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万年寺